



□许志杰

闲下来的时候就去找事做,想起艰苦奋斗、物资短缺时期曾经做过的那些有意思的手艺活,不知现在还能不能拿起来。

第一样是自制水泥花盆。生活在农村的人对于田间地头野坡上的小花小草有一些怜悯之心,总想把它移到家里得到自己的呵护,美化一下农家小院。我亦如此。不过还有个想法,就是看见人家院子里用花盆栽种的花草,感觉非常好看,眼馋和羡慕那个粗粗拉拉的花盆。见邻居一位在煤矿做泥瓦匠的爷爷用水泥做花盆,偷偷学习,掌握了几个关键技术点,到供销社买了几斤水泥,从街上扫了沙子,加在一起搅拌,用泥巴做了个花盆模子,将水泥抹到模子上……其实工艺就这么简单,但这一次花盆制作失败了。经过技术分析找到原因,泥巴做的模子太软,不能承受水泥之重,出现瘫软,致花盆变形。问题找到了,再试果然大获成功,自己亲手制作的第一个水泥花盆诞生。移栽一株绣球花,端放在自己用砖砌的花墙上,摇曳秋风里,花开我家园,怎一个得意了得!后来我的水泥花盆越做越好,大小、形制各异,有的还亲笔题字,写上诸如花开富贵之类的词语,有模有样。

第二样是自己裱字画。读大学时班里有几个书法和画画功底很硬的同学,经常写写画画,把全班的艺术气氛鼓噪起来。我小的时候写过大仿,不算有功底,但也晓得毛笔执法,便也跟着凑热闹。字写得不怎么样,却寻思着裱起来,感觉裱一下会更好看。简单询问了装裱字画的工序和所需材料,几个同学就动手开始裱字画。需要买的材料其实只有那种硬挺的画素描、速写用的纸张,其他诸如糨糊,自己动手用白面打,再就是需用一把干净的笤帚平整画面。那种硬纸,百货大楼有;学生宿舍不能生火打糨糊,拿着白面去住在校园筒子楼的老师家打。工序如下:先根据字画大小裁剪硬纸,字画一般要比硬纸小些;把裁好的硬纸平整地铺在宿舍的写字桌上,用一把笤帚蘸着糨糊均匀地涂在硬纸上,糨糊一定不能用量过大,一定要涂抹均匀;然后将宣纸字画轻盈地铺在涂了糨糊的硬纸上,端正、悉心,用手轻而再轻轻地把宣纸粘在硬纸上面;之后用一把干净、柔软的小笤帚,也是轻而又轻地从一头扫到另一头,也可轻轻地拍打宣纸。这道工序既不能快,又不能慢,快了会把宣纸弄破,慢了则导致糨糊干了、硬了,形成颗粒状,黏合效果差,画面疙疙瘩瘩。经过几次实践,我们的裱字画水平提高很快,到毕业时已轻车熟路,画到裱来。裱过的字画加上轴,可卷可挂,有形有样,班上的书画展很多都是这样土法上马,自己动手解决的。

第三样是自己冲洗照片。我读大学的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,能有个照相机那是了不得的事。我家的海鸥牌120相机是父亲专门给从事美术工作的哥哥买的,平时都放在哥那里。上了大学有些需要记录的活动,像出去实习考察,我们去过曲阜、泰山、鲁西南、北京等地。父亲托人把相机捎到学校,我用完了再托人捎回去。那时候的海鸥牌120相机是全手动,对焦、调光,不好操作,拍出的照片好孬不知,等冲出胶卷才能见分

晓。冲胶卷要去照相馆,不便宜,假若再洗印照片就更贵了。于是想自己动手冲洗胶卷、印制照片。冲洗照片比装裱字画所需材料多不少,暗袋、剪子、药水、计量器具,最重要的是显影液、定影液和相纸。暗袋没有,找个晚上,把灯关上,捂在被窝里,比暗袋还黑;剪子,这个可以有;药水计量器具,用眼药瓶代替;显影罐没有,打饭的搪瓷碗可代替。其他的都要买。先在被窝里把胶卷从相机里取出,抽取卷轴,放到搪瓷碗里,用自来水冲洗,然后倒掉自来水,加上显影液,双手抱着搪瓷碗在被窝里晃来晃去,半分钟左右显影结束,再用自来水冲洗,加定影液,摇晃十多分钟,影像定格,胶卷的冲洗完工。胶卷冲洗出来之后是往相纸上印相,需要强光将胶片上的影像通过照射打到感光相纸上,通过显影剂漂洗出相纸上的照片,最后定影、水洗、成片。没有放大机,照片只能如胶片大小;不会彩色印片,只能洗黑白照片,又小又黑。但是,它记载着我们那个青春勃发时代的模糊记忆,实属珍品。

除了这几样说得上的手艺活,那会儿经常自力更生,克服物资短缺的种种难处,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。如整修小院,用老屋坍塌下来的青砖在院子里砌出一片花墙,形成一个不大但很美的小花园,种上几种花草,栽上几棵小树,原本的旧屋品质得到提升。我在屋檐下用国槐树种培育的一棵幼苗,现在已是参天大树,根深叶茂,好不喜人。还曾跟姐姐一起粉刷房子,用砖铺地面,而且这个手艺一直带到工作之后。单位分了福利房,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粉刷房子,用地板革铺地面,居住起来相当带劲。

是不是很像一部个人艰苦奋斗史?那年月的人们确实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,那么多困难,举手之劳便化为现实之用。谁家不备着剪子、铲子、锤?需要时拿出来派上用场,三下五除二,方便极了。这几年,去日本和德国时,看到手工工具,忍不住买了一些带回来,畅想一个庞大的手工艺规划,做花盆、冲洗照片、装裱字画,还想做家具、装房子,甚至制作自己喜欢的蒸汽机火车头模型。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,我们的祖先为此付出艰辛劳动,后辈诸人万不能废了先人之功,在劳动中创造美,当是人类孜孜追求、生生不息的终极目标。尤以现在深陷各种电子产品中的孩童为例,劳其筋骨,动手动脚而不是指手画脚,为学堂与人生之必需的课程。

回头想想那时候的手工艺作品,实在过于笨拙粗犷、歪七扭八,难以说得上称心快意之“作品”。但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差、囊中十分羞涩的艰苦岁月,也不失为人生初始一段美的历程,是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滋生。如今重拾这几样放下几十年的手艺活,其实用价值和审美情趣与早年所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另辟蹊径,插上理想的翅膀,省下买花盆、装裱字画、冲洗照片的钱,养花、写字,让老“海鸥”重装出发,让曾经的宝贝焕发青春,说不定还能发现自己年轻时的一些影子,那就不是钱能买到的美的绝大收获了。

想起柏拉图的话,“有益的就是美的。”高人自有高论,他还说:“美就是有用的、有益的、有能力产生善的。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,有用、有益、有善,我等何乐而不为呢?

□安宁

在眉山喧哗的人群里,我与老人吴青相遇。

老人吴青已经八十岁了,眉眼里却始终是孩子一样的清澈和透明,似乎那里有一汪泉水,任谁站在她的面前,心底隐匿的哪怕游丝般的虚浮,都会清晰倒映出来。而且人还逃不掉那视线的审视,即便躲藏在一堆腐烂的树叶里,她也会瞬间将那个小小的人儿从肮脏里挑出,挂到烈日下曝晒。

作为冰心的女儿,她有着特殊的身份。但她一直很认真地向人强调:我娘是我娘,我是我。因为冰心曾在山东生活过的缘故,她孩子一样撒娇地称呼母亲为娘,这让出生在山东的我觉得温暖亲切,似乎我们曾经在一片土地上一起生活过,沐浴过丰沛的雨水,浸染过草木的色泽,注视过同样的星空。那里还有《小桔灯》中散发出的微弱但却坚定的光,将很多人脚下的路途温柔地照亮。

“我娘告诉我,要做一个真的人,不能说假话。”吴青老人这样一字一句地说。可是,很多人却满嘴谎言、毫无底线,他们连一个真正的人、大写的人、堂堂正正的人,都不是!她的声音高亢响亮,有着让人内心震动的力量,“我娘还告诉我,一个人要有爱,像繁体字里的爱一样,用一颗心去爱。”

她的确是这样做的。在人群里,她拄着拐杖,不让人搀扶,昂首挺胸,独自一个人慢慢行

穿越无边的黑夜,成为一个真的人,一个即便被人孤立,依然内心单纯洁净的人?我看着人群不停地弯腰捡拾着垃圾的八十多岁的老人,这样想。

她有数不清的问题,而且打破砂锅问到底,像一个好奇的孩子。面对她诚挚的发问,讲解员不得不时时停下,字斟句酌,给予回复。她问,为什么没有设置残障人员专用的洗手间?普通女工有没有产假?如果她们生病了,不能上班,会不会被扣薪水?她们每个月的收入,够不够生活?谁来给她们购买医疗保险?

她已经八十多岁了,可她说,依然有许多的知识,等待她永不停歇地学习。她会熟练地使用微信。申请加她微信,通过后,尽管对方知道她的名字,依然会收到礼貌的回复:您好,我叫吴青。她如此注重细节,以至于每个被她注视的人,都会下意识地审视自己,并借助她的眼睛,照亮内心那些阴暗粗鄙的角落。

在三苏祠,因为着急于一场朋友间的聚会,我离开队伍,赶去赴约。又因为匆忙,也或许内心根本缺乏对他人的关注,竟忘了领队的嘱托,要跟同车的人说一句,告知去向,以免结束后让人久等。所以,当我接到吴青老人的电话,听到她着急地问我是不是走丢了、有没有找到大部队时,我立刻被深深的愧疚击中。我一连声地说着抱歉、对不起,

## 与纯真相遇



走。她的眼睛总会立刻发现别人的虚伪,并毫不留情地指出。在葡萄园,讲解人员介绍,这里一直坚持绿色种植,没有污染。她指着地上不知谁丢弃的矿泉水瓶、烟头、废纸,很认真地纠正道:小伙子,你不要说谎。说完她费力地弯下腰去,捡拾那些垃圾。有人走过去,说:吴老师,我来帮您捡。她再一次孩子似的较真:你也不真诚,怎么是帮我捡?难道这是我一个人的责任?保护环境,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。那人红了脸,而更多的人则笑着看着她,好像在看一只孤傲的野鹤,突然间降落在喧哗的鸡群,因为鸡群的热闹而更凸显出她的孤独。

一个人要走多久,才能穿越重重的迷雾,

我并非故意,真的给忘记了。但我还是能感觉到,这样的失误,在老人的人生词典中,一定属于对别人的时间未曾给予尊重的错误。

我为此惶恐不安,隔天在人群里见到她,一脸羞愧地走过去,专门解释此事。她却笑着说:没事,也不是我特意要打电话给你,而是领队找不到你的联系方式,我恰好有你的微信,就试着拨打了一下。你只要没事就好,当时就怕你找不到队伍。

不停地有人走过来,要跟老人合影,我轻声一句谢谢,就走入了喧哗的人群。我听见她爽朗的笑声穿越拥挤的大厅,弥漫至每一个角落。那笑声如此清澈、洁净,溪水一样,将眉山小城的夏日一寸一寸地湿润。